



# 秘密联络站

黎 汝 清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短篇集，共收作品九篇。

集子中的作品，大都取材于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儿童团的活动。作品中塑造的儿童团员们，他们不论斗争的条件如何艰险，总是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，机智巧妙地与敌人展开斗争，为游击队送情报，在革命斗争中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，并于斗争中经受了锻炼。

作品文字浅显，故事情节生动感人。

### 秘 密 联 络 站

黎 汝 清

徐有武 插图

吴列平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5 字数 83,000

1930年5月第1版 193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,000

统一书号：R 10024·3681 定价：(三) 0.34 元

## 目 次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红山茶.....        | 1   |
| 霜妹子.....        | 23  |
| 密林深山一少年.....    | 39  |
| 秘密联络站.....      | 56  |
| 竹斗笠的秘密.....     | 74  |
| 粮草车边的战斗.....    | 88  |
| 小号手.....        | 102 |
| 特急情报.....       | 133 |
| 国境线上.....       | 150 |
| 我的童年(代后记) ..... | 164 |

# 红山茶

## 一

红军主力长征之后，我跟随游击队上了紫云山，斗争是很艰苦的。国民党白狗子和地主武装保安团，杀回了革命根据地，他们高喊着“茅草架火烧，石头要过刀，杀尽共产党，通共命难逃”的反动口号，大量地屠杀革命群众，对紫云山区根据地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和残酷的“清剿”。山上的游击队和山下革命群众的联系越来越困难了。

清明前后，正是紫云山区最美丽的季节。俗话说，“清明时节花满山，最美最艳数杜鹃”，可是，我内心里，却更喜欢那些又高又大的山茶花。这山茶，花朵儿又红又大，红得发紫，比杜鹃花好看多了。那山茶的籽又可以榨油，山区里的人家，点灯、炒菜全用它。我的名字也叫山茶，别人都叫我茶妹子。

爸爸是红军的营长，跟随主力北上了；妈妈原来是区妇联主任，现在是游击队的政委，留在原地坚持斗争。这一天，妈妈独自坐在山洞外面的岩石上，凝视着万紫千红的山头，沉思默想。我看得出，她不是在欣赏美丽的风景，她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。我轻轻地走到她身边，紧紧地偎依着她，轻声地问道：“妈妈，你是想爸爸了吧？”

妈妈看了我一眼，摇摇头，沉默着。

“你为什么发愁呢？”

“傻孩子，”妈妈抚摸着我的柔发说，“到山下取联络的人已经去了三天了，还没有回来，我们有好几个联络点都断了线了！”

“为什么不再派人下山呢？”

“山下敌人封锁得很紧，又出了叛徒，已经有三个同志落在敌人手里了！”妈妈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说，“再派人下山是很危险的！”

“派我去吧！”我不知为什么，忽然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。因为我自己能不能完成任务，实在没有把握，说得有点胆怯。

不等我说完，妈妈就打断我说：“下山，可不是闹着玩的事，你年龄小，没有经验，还是个女孩子，不行！”

妈妈一连说了一串我不行的理由，反而把我的拗劲激起来了，心里很不服气。我抗议地争辩说：“谁说我没有经验，我当了三年儿童团团长了。年龄小，是女孩子又怎么样？我们在反‘围剿’的时候，不是照样抓奸细逮俘虏吗？……”尽管我说得很激动，可是妈妈仍然不动心，我有些急了，气哼哼地说，“我反正在你面前永远也长不成大人，人小怎么样？敌人更不注意！”

这后半句牢骚式的气话，倒引起了妈妈的重视。她猛然扭过头来，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，深情而又兴奋地瞅着我说：“哟，你还怪有理呢！”她沉思了一会儿又说，“好，我和大队长商量商量再说。”

我知道，只要妈妈同意了，大队长是不会有意见的，我一头拱进妈妈怀里说：“妈！你真的同意了？我保证不给游击队丢脸！”

## 二

我今年虽说过了十四岁，由于长得比较瘦小，所以看上去，也只有十二三岁。妈妈给我扎了两条小短辫儿，走路说话都摇来摆去，象个货郎鼓似的，更显得孩子气了——这成了别的游击队员所不能具备

的优越条件。

第二天，我就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，提着一篮子春笋下了山。我按照妈妈告诉我的联络方法和暗号，和几个秘密联络站都取得了联系，解决了一部分粮盐，还得到了两份很有用的敌情情报，使游击队成功地袭击了敌人，我觉得我取得了正式的游击队员的资格。游击队员们都揪着我的小辫子既器重又开玩笑地说：“茶妹子不简单，简直是我们游击队的大功臣小英雄了！”我听

了心里甜滋滋的，象灌了一罐子蜜。妈妈却提醒我，叫我不骄傲，不要麻痹，并给我讲了好几个骄傲自满麻痹大意出漏子犯错误的故事。她说，有一次，一个游击队员下山，就是因为扎了条军用的牛皮腰带而暴露了身份被捕的，妈妈告诫



我说：“在白色恐怖中，任何时候都要小心谨慎，半点疏忽大意都是不允许的，这种血的教训很多，牺牲个人的生命还是小事，给游击队带来损失，那就对不起党，对不起革命了。”

妈妈的谈话，是严格的。内心里，我承认妈妈是对的。

过了几天，我接受了一项新任务——到石塘镇去找一位石爷爷，他是石塘镇的支部书记。

石塘镇是一个三百多户人家的大墟镇，镇子周围有高高的寨墙，寨门上修着岗楼，镇上驻了一个五十多人的保安队。石爷爷通过保安队的内线，搞到了一百发子弹，要游击队派人去取。游击队派了一个姓姜的同志去，结果一去就没有音讯了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一点也不清楚。大队长和妈妈商量了好几次，才下决心派我去。这石塘镇我没有去过，石爷爷我也不认识，这次任务显然要比往常复杂得多。妈妈给我详细介绍了石爷爷的情况，千嘱咐万叮咛地送我下了山。

现在已是初夏季节，我提了一篮子香菇，唱着山歌，来到了石塘镇。一进寨门，就叫保安队的匪兵拦住了。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红眼睛，气势汹汹地问我：“你到哪里去？篮子里盛的什么东西？”



我把篮子举到他面前，从容不迫地说：“我是樟树坪的，给我外公送香菇！”

“你外公住在哪里？”

“住在西街二甲三号，他姓张！”我说的这个地点和姓都是假的，可是我说得很干脆很肯定。

接着这个匪兵就检查我的香菇篮子，他一边检查一边看我的神态，我就做出一个“反正你什么也查不出来”的姿态，非常镇静地等着他。

这个匪兵乱翻了一阵，把手伸在篮子底上摸了几把，就放我进了寨子。

### 三

我按照妈妈的嘱咐，敲响了石爷爷的破旧的木板门。门开了，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年汉子站在我面前，他胖胖的圆脸，红红的脸色，看来保养得很好。这人看了我一眼，粗声粗气地问我：“你找谁？”

这个突然的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，我没有精神准备，不由地楞住了，以为是敲错了门，一时不知怎么样才好。

这时，他忽然醒悟了似地满脸堆下笑来，高兴地说：“你是给我送香菇来的吧？你妈妈好吗？”

他说的是我们联络的第一句暗号，我应该回答：“我妈妈很好，她还叫我问你要不要木耳呢！”但是，我没有回答，我似乎猜到姜同志下落不明的原因了，我只是说：“我走错门了，我不是到你家来的！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这个人立即拉住了我，在我耳边轻声地说：“小姑娘，我是秘密游击小组的人，我正等游击队的指示呢，快跟我进屋里去吧！”

我承认我的经验不够了，虽然我没有回答暗号，但是我的发楞和犹豫已经暴露了我的身份。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如何办才妥当，只好下意识地跟他走进了屋里。

这是一个很小的院子，正面坐北朝南有三间茅草房，院子里还有一棵梧桐树，和妈妈说的完全一样，这肯定是石爷爷的家。屋门口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依在门框上瞪着眼睛好奇地看着我。据妈妈介绍的情况，他应该叫石柱子，是石爷爷的孙子。石柱子的父母都随红军走了，对外人都说是逃荒在外，不知流落在何方了。

我一进门，就拉住石柱子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“柱子！”他慢吞吞地回答我，眼里闪动着一种不

可捉摸的好奇的光芒，我的到来，他是否欢迎，我看不出来。

中年人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柱子的舅舅。”接着，他就端出半篮子油炸米糕给我吃，还顺手给了柱子一块。他问我渴不渴，累不累，还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告诉了他之后，他就又鼓励又教训地说：“小山茶，你做得对，在白色恐怖中做工作，要紧的就是警惕性，不然要出大漏子的。”接着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，“游击队派来的姜同志进寨的时候不小心，叫敌人钉了梢，敌人跟到石爷爷家里来，查户口，姜同志说是樟树坪来的亲戚，可是没有想到，查户口的那个保安队副队长就是樟树坪人，一下子就露馅了……”

我听了也不禁暗暗吃惊，我进寨子的时候也说是樟树坪来的，可见，一不小心，就要捅大漏子啊！听到这里，我对“舅舅”的怀疑似乎打消了不少，我认为他讲得是合理的。

“姜同志和石爷爷都被保安队抓走了，他们表现得很坚强，什么也不对敌人说，都是好同志啊！党支部派我以柱子的舅舅来照看柱子的名义，等着游击队的指示，这会儿可等到了！你这么小的年纪，就能完成这么重大的任务，不简单，嗨，硬是不简单！”

我大口大口地吃着油炸米糕，老实说，我半年没

有吃到这样好吃的东西了。但是，我并不是贪吃，而是一边吃，一边听，一边想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对“舅舅”的称赞一点也不感到高兴，对他的微笑一点也不感到亲切，总感到那些称赞、那些微笑都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。

“舅舅”见我吃得很香，就叹口气说：“唉！看把你饿成啥样子！山上的生活是艰苦啊！”接着，他又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急忙端来半碗咸菜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知道山上缺盐，你就多吃一点吧，真可怜啊！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，叫山上的同志受苦了，今后我们得想办法多搞点粮盐给山上送去！”

我贪馋地咬了一口咸菜，仿佛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咸菜更好吃的东西了，心想：到了革命成功之后，让我妈妈，让游击队员们，让天下受苦的人，让我，每顿饭都有一点咸菜吃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“舅舅”还是滔滔不绝地讲着，忽然他轻声地说：“小山茶，你带来的指示呢？快交给我吧！”

“舅舅”说的一切都好象是合情合理的，但是我很奇怪，他为什么闭口不谈取子弹的事呢？也许这件事只有石爷爷知道，在白色恐怖中，党的活动采取了单线联系的办法，一件事情并不是所有党员都清楚的，这件事也还不能说明“舅舅”有什么问题。但

是，临下山时妈妈的嘱咐不断地在我耳边响着，我不能有半点疏忽大意，我不能轻易把游击队的指示交在他手里。于是，我说：

“我没有带来书面的指示，我的任务就是从石爷爷那里打听姜同志的情况，同时摸一摸镇上保安队的情况。”

“舅舅”的脸色很难看，显出失望的样子，又问了一遍：“什么指示也没有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还是用刚才的话回答了他。

“舅舅”按捺住不快的情绪，在我对面的小竹椅子上坐下来，点上了一支香烟，我看到烟盒是哈德门牌的，这是我知道的香烟中最好的香烟了。敌人能从一根牛皮腰带中，看出游击队员的身份，我能不能从这盒烟中也得出自己的结论呢？我更加警惕了。我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下去。我甚至想到我落在敌人手里，被敌人吊在屋梁上，用鞭子抽打，要我说出游击队的秘密，但我是不会开口的，在第一次下山搞联络的时候，这种决心就下定了，所以我并不心慌。

“舅舅”吸了几口烟，我看出他是在动心思。他不再问游击队的指示了，他象和我拉家常一样说：“紫云山大大小小十九峰，小山茶，你到过哪几个山

峰呢？最高的落鹰峰你上去过吗？”

“我爬了很多山，可是，我不知道这些山叫什么名字！”我装出不懂事的样子说。

“噢，”“舅舅”把烟屁股弄灭了，又问，“游击大队比上山的时候少了很多人吧？保安队整天说经过半年的清剿，把游击队都打光了，顶多也只剩下十几个人了。嘿，净他娘的动摇人心！我们山下的人心里连一点数也没有，有的革命群众信了保安队的话，泄气了。唉！”“舅舅”叹了口气，似乎希望我把游击队的实力说出来，给他鼓鼓劲。

这时我的心是雪亮的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套我，我也不会暴露游击队的真实情况。我皱皱眉头，表示他的问题很使我为难，我以小孩子特有的那种认真劲说：“妈妈说了，不管对什么人，都不准谈游击队的情况！”

“好！好！”“舅舅”忽然哈哈地干笑了两声，用手拍着膝盖说，“不错，小山茶的警惕性还真高呢，对！对什么人也不能说，这是铁的纪律嘛。”他的夸奖使我很不舒服，我看得出他是在做戏。

然后，他收住了笑容，认真地对我说：“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情报，要尽快报告游击队。保安队的人，今天调到城里去了，现在石塘镇上只剩下了十几个

人，是个袭击的好机会，我们可以把石爷爷和姜同志救出来，还可以缴获些武器和弹药。”

小柱子一听，也很高兴，他恳切地说：“山茶姐，你快给游击队报信吧，打死白狗子，救出爷爷来！”

我也做出很高兴的样子对“舅舅”说：“你快写吧，我带回游击队去！”

#### 四

“舅舅”写好了情报，在篮子里放了半篮干米糕，把情报放在一块米糕里，然后关切地问：“你敢走夜路吗？情报不能送晚了，保安队后天就要回来了，最好明天晚上就动手！”

我说：“敢！”

他说：“那好，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，等天黑了，我想办法送你出寨，你先陪柱子玩一会儿，我到乡亲们家里去找一些盐来，好让你带回去！”“舅舅”说完，就出去了。去干什么？真的去找盐吗？我有些怀疑。他万一是到保安队去商量对策怎么办呢？我忽然想到，我身上还带着游击队的指示，这些内容是绝对不能落到不可靠的人手里的，想到这里，我急忙把扎辫子的头绳一把捋下来，取出藏在辫子里的小纸团，放

在嘴里吃下去了。

下一步，我该怎么办？等着“舅舅”回来吗？不，我应该趁机跑掉。“趁机跑掉”的念头一下子揪住了我的心！这可是个关键的时刻啊。但是，我总觉得任务没有完成，跑也罢，等也罢，我要把石爷爷和姜同志被捕的情况弄清楚。这正是我和石柱子谈话的好机会。

我说：“小柱子，舅舅对你好吗？”

他撅起嘴，摇摇头说：“他很凶！”

这么说，“舅舅”当着我的面对柱子好，是专门做给我看的了。我又问柱子，爷爷是怎么被抓了去的。

小柱子东一句西一句地说了当时爷爷被抓的情景。他说：“爷爷和姜叔叔正在里屋里收拾东西，叫我在门外边放哨……忽然，从墙上跳进几个白狗子来，我喊了一声，就往屋里跑。爷爷听到之后，急忙把一包东西往墙缝里一塞，再把半盆子猪食往墙根上一倒。白狗子们闯进来了，就绑爷爷和姜叔叔，我扑上去咬那些白狗子们的手，他们一脚就把我踢倒了……后来他们在屋里乱翻了一阵，就把爷爷和姜叔叔带走了。我躺在地上哭着，也不知哭了多少时候，就睡着了。后来，舅舅就来了，和我住在一起……”



我一听兴奋地站了起来，问小柱子，爷爷往什么地方塞过东西。小柱子指着灶门旁边的一块破墙缝说：“就在那里。”那里堆着一些烂草，和烂草杂在一起的是又酸又臭的猪食。我扒开了这些脏东西，从墙缝里拉出一个沉甸甸的布包来，我摸了一把，几乎惊叫起来，这里面是那一百发金黄的崭新的子弹啊！五十发短枪子弹，五十发步枪子弹。这些子弹对游击队来说是多么可贵啊！我在手里捧了一会儿，生怕它插翅飞了似的，突然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急忙把篮子里的米糕倒出来，揭开篮子的双层底，把子弹放在夹层里，又放上米糕。我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，但愿我能把这些子弹带回游击队去！

